

是谁举起了屠刀，又是谁制造了罪恶与阴谋：
是谁遗落了那块玉环，又是谁笑到了最后……
权之顶端太寂寞，柔情怎堪相思苦？

谁主心

小明著
XIAOMING
JUNXIN

现代出版社

小劫苦

SHUIZHU
JUNXIN

谁主心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主君心 / 小玥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2

ISBN 978-7-80188-840-2

I. 谁…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404 号

谁主君心

作 者: 小玥

总 策 划: 吴江江

责任编辑: 张桂玲

装帧设计: 小贾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840-2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未来·历史·001
第二章·人淡如菊·006
第三章·惊心血案·011
第四章·教堂奇遇·016
第五章·悲喜之间·021
第六章·家宴对酒·026
第七章·宝宝弘是·031
第八章·茶道棋道·037
第九章·千古一帝·042
第十章·茶楼论词·047
第十一章·秉烛夜游·052
第十二章·自己的家·058

第十三章·卖花生涯·063
第十四章·生死赌局·068
第十五章·情为何物·073
第十六章·情在身侧·078
第十七章·月凉如水·083
第十八章·江湖游侠·089
第十九章·不宁之夜·094
第二十章·麒麟玉佩·099
第二十一章·宫闹巨变·104
第二十二章·不能相守·109
第二十三章·骑马行猎·114
第二十四章·月浴圆明·119

第二十五章·泰山登临·124
第二十六章·游幸五台·129
第二十七章·返京途中·134
第二十八章·原来如此·139
第二十九章·一再失去·144
第三十章·真相疑云·149
第三十一章·日落圆明·154
第三十二章·白雪无痕·159
第三十三章·一曲幽川·164
第三十四章·生活如此·169
第三十五章·论史论政·174
第三十六章·校场·书房·179
第三十七章·尹邢见面·185

第三十八章·别了吾爱·190

第三十九章·携游黄山·195

第四十章·落霞吴城·200

第四十一章·陈家兄妹·205

第四十二章·故友重逢·210

第四十三章·惜别·夜雨·216

第四十四章·记忆·忆却·221

第四十五章·相逢·错过·226

第四十六章·榆中截杀·231

第四十七章·湟水河畔·237

第四十八章·返乡·元宵·242

第四十九章·燕市楚囚·247

第五十章·秘密·秘议·252

第六十三章·但愿同死·322

尾声·缘起缘灭·328

番外·胤祺篇·情动·332

番外·胤祺篇·聚散·335

番外·康熙篇·陈霜月·337

番外·康熙篇·朱若雅·339

番外·如欣篇·两生·343

番外·雅逊篇·葬心·345

番外·灵空篇·执手·347

番外·宜君篇·情仇·350

番外·玉瑛篇·送别·352

番外·年静月篇·爱恨·354

第五十一章·重逢那一刻·257

第五十二章·亲情·爱情·262

第五十三章·年氏·十四·267

第五十四章·诗云·溱洧·272

第五十五章·清明时节·278

第五十六章·十七·弘昼·284

第五十七章·教育·教训·289

第五十八章·死者·生者·294

第五十九章·真相·雪恨·300

第六十章·圣徒之泪·306

第六十一章·天各一方·311

第六十二章·无望之爱·317



再度将我那第三任小后妈斗到泪如雨下，我在五分钟之内将行李收拾妥当——其实刚回来没两天，多数物件还在箱子里躺着，自然速度奇快无比。随之以超越刘翔的速度飞奔出门，跳上出租车，直奔机场。

直到过了安检，站在候机大厅里望着窗外暮色低笼的停机坪，一路上充满喜悦的心才蓦然感到了一阵酸楚。我不禁想仰天长笑一番，陈霜月啊陈霜月你一个女人何苦也去为难另外一个女人呢？正骂着自己的时候，脸上传来一丝凉意。机场的暖气开得很足啊，我一摸居然是道泪水，伸出的手不由得有些颤抖，人却冷笑了出来。身旁突然传来一个男声：“这位小姐，你没事吧？”我没心情转头去看他，自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估计把人家给吓到了，以为是哪家疗养院的墙壁倒塌了。深呼吸一口气，压下翻滚的情绪：“谢谢，我没事！”

“我们认识吗？你很面善。”继续不依不饶，搭讪的套路还那么老土，我知道自己容貌好歹还算得上秀气，但没有鲜花一般这么招蜜蜂吧。我心情不好，懒得和他废话：“不认识。”那男人倒是很识趣，耳畔清静，蜜蜂终于被冻死了一只。

登机的时候，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转过身来对我笑了笑，高瘦的身材，整洁的衣着，清雅的容貌，一双黑得深不见底的眼睛。我一愣，这位帅哥我不认识啊，又立即反应过来，真是气昏头了，这就是刚才那只蜜蜂啊。早知道是位帅哥的话，我态度就该好一点才对嘛，后悔之余继续骂自己笨蛋。

机舱里清冷极了，也是，大年三十的晚上阖家团圆，在外飘零的又有几人。那位帅哥不知道他是赶着去吃团圆饭呢还是和我一样无处可去呢？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没看见他，难道他是在公务舱还是头等舱？看他衣着打扮就像个有钱人，我这等穷学生只有坐经济舱的份儿。想想这么又帅又有钱的凯子就被我给放弃了，哀叹一声，找不到帅哥聊天，只好以睡觉打发时间了，头一歪，也就睡着了。

清雅柔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猛地一惊，一张漂亮的脸庞挂着极为职业的笑容：“请您系好安全带。”飞机已经开始着陆了，舷窗外只看得见跑道两侧亮起的长串指示灯，如同黑夜的泪水一般向前延伸。解脱了吗？还是根本只是逃脱了？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再度自欺欺人，奔向学校了。学校虽然冷清，可

实验室里还有温暖的真皮沙发免费上网的电脑，尤其是小冰箱里好像还有速冻水饺和酸奶，嗯，刚好当成年夜饭。我考虑着是否要给那票损友们打个电话，老哥，梅梅还是……罢了，此时恐怕大家都在家里享受新年的喜悦，还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的好。在外独立生活多年，早已经学会了品尝孤独。

明显感觉到了飞机的起落架重重砸在地面，不对……

也不知道昏睡过去多久了，眼皮沉得怎么打也不打不开。朦胧看到一个女子的身影，对我说：“小月乖，不要哭！”是妈妈吗？真好，我终于见到你了。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我热切地伸手：“妈妈，抱抱！小月想你。”那个身影清冷极了，一动不动任由我的手落在空中。我慢慢地又把手缩了回去：“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突然间，那个沉默的身影决然地离我而去。妈妈！我在这里，我不会哭，会很乖，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你的宝贝小月！我想喊，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又想追，却如何也动不得半步。四野茫然，天地间只剩我一个人孑然而立，默然望着背影消失。我不哭，我一定不会哭的……

终于睁眼看清楚这个世界，这绝对不是医院，这是一间极为简陋的茅屋，黄土夯成的墙壁，破旧的坐椅，纸糊的窗户，还有身下的这张土炕，想起了暑期下乡做科学宣传时候见到的老乡的房子。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甚至还摆放着一盆文竹，平添几缕生机。门帘一挑，进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身穿一袭靛蓝粗布裙衫，大褂绣着几朵跃然而出的海棠巧妙地掩盖了补丁，居然现在还有人穿古装，难得啊。等看清女孩的容貌时，不由得感叹，好精致的女孩，肤如凝脂，明眸善睐，秀气的瓜子脸上梨窝微现。虽然布衣荆钗不饰脂粉，却难掩天生丽质，放在城里的话，估计给她家扛煤气罐的人要排到大街上了。女孩的声音一如其人，温婉动人：“姐，你醒了，吓死我了。”这句话才把我吓得够戗呢，我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美女妹妹？不过也挺好，难得有个又温柔又美丽的妹妹。

妹妹端来一碗水，将我从土炕上扶起：“来，喝口水！”我很乖地接过碗：“妹妹，我怎么了？”妹妹伸手在我头上一戳，柔中带着几分教训：“你啊，亏得还是我姐呢，怎比我还皮，昨儿上树掏鸟窝给摔了，好在没事，可把爹给急坏了。”听这口音是北京人，飞机确实是在首都机场降落的，这点不错，可是我绝对不是从树上摔下来的。

北京也有这么穷的地方？我继续套话：“那爹呢？”妹妹顺手又给我捋了捋头发：“进城送花去了，要等天黑才回，说好要给咱俩买布做新衣服的。”呃，买布做衣服？我这妹妹也够手巧的，不仅绣花绣得栩栩如生，还能做衣服，以后可以发展她去做服装设计。等等，这不对啊，大褂，买花布，做衣服？这里是21世纪的北京吗？我小心地问了句：“今年是哪年？”妹妹一愣：“康熙四十五年啊！”

午后，院子里的合欢树下，我满头大汗地绣着花，与那根纤细的绣花针进行着拉

锯战，海棠在我身边缝着新衣服。我已经接受了来到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06年这个事实，现在这个漂亮的妹妹叫谢海棠，而我的名字成了谢桃，母亲早亡，父亲名叫谢三。家就在北京城郊，不过这个北京城郊可不是现在的北京城郊，我估计也就是现代北京的丰台区。

谢三也就是我现在的父亲，是个花匠，种得一手好花——月季、文竹、杜鹃、万年青……我们家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鲜花。谢桃和妹妹海棠平时都做些绣活，也由父亲送城里换些钱补贴家用。谢家世代居住在北京，家中原本有几亩薄田，算得上小康之家。满清入关后，各旗圈地闹个不停，田地没了，祖宅也被烧了，家里败落了，偌大一个家也只剩下了谢三。谢三已然年逾半百，家境尚可时还曾念过一年私塾。好景不长家逢惨变，无奈之下，谢三也只得种花为生，难得攒钱娶上妻未得经年又成为鳏夫，当爹又当妈地将两个女儿拉扯长大。好在两个女儿很是懂事，帮衬着谢三打点家务和花草，三人的日子过得不算太苦，但也算不上小康。

终于在我的艰苦努力之下，一朵桃花完工了，海棠伸头过来一看，扑哧一笑：“姐，我看那一摔还真能把你的手给摔笨了。”我脸一红：“看我不撕烂你这张嘴！”伸手去挠她的胳膊窝。海棠笑着躲开了，自己看看那桃花也是哭笑不得，确实很丑，看得出来是桃花，连花都不是。唉，现在还有哪个女孩会绣花呢？我最多也就会钉个扣子。刚上大学那时曾学过十字绣，只不过一针扎下去，啊，好大一个洞，在手指头上。早知道会来到三百年前，就跟着妈妈学绣花了。记忆中妈妈的手很巧，小时候，我的衣服破了，妈妈也是在破口处绣上一朵小花。为了向小朋友炫耀衣服上的绣花，我还特意把衣服弄破，今天让妈妈绣上一朵梅花，明天要绣一只小狗。

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接下来的时光应该是自己的未来还是曾经的历史？在现代的陈霜月生命是否已经终结了？此时的我作为一个古人谢桃而存在着，这就是生命的一种延续方式吗？抬头望着天空，蓝得那么柔和，却又透澈如同山涧的泉水一般，三百年后的北京上空是阴沉的蓝天，没有污染真好。山野间流溢着青翠，空气中飘荡着花香，远处鸡犬相闻，要是有电线网线再来台笔记本，这里就是人间天堂了。

隔壁邻居家的张虎子又在门口探头探脑，十有八九是在看海棠。海棠的美在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也不知道她出现在多少家小伙子的梦里。我和海棠都到了这个时代的适嫁年龄，提亲的人快把我家的门槛给踏烂了，可父亲总是笑眯眯地说不着急不着急。其实我明白，他是想给我们姐妹俩找个好人家。我冲着门口一笑，张虎子刷的一下就没了踪影，海棠不知道是没察觉还是故作不知，一心一意地缝着她的衣服。

一片合欢叶慢慢飘落，随风轻舞，最后悄然落在了海棠的头发上，我给轻轻拂去了。我疼爱这个突如其来的妹妹，心灵手巧，美丽温柔，怎么能让人不喜爱。在这个时空里，我只比她大一岁，原来的谢桃是个活泼的女孩，倒似海棠的妹妹一般。现在这身体的容貌倒是和我原来有着八分相似，只是更年轻了些，返老还童的机会可不是每个

人都有的，对于这点我还是很满意的。另外一个让我很满意的是我和海棠没有缠小脚，也许是因为母亲去世得太早，家中没有其他年长的女性，加上我们家和村里其他人来往不多，当时的清庭也曾禁止女子缠足，父亲并没有给我们这个禁锢。

卧轨自杀的海子曾经写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现在我则是绣花、做饭、挑水、拾柴，过着一种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生活，祸兮福兮，真的很难评价。我失去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便捷，却获得已失去多年的温情，无论是海棠还是这个父亲，对我的那份亲情，让我迅速融入了目前的生活之中，并且乐在其中。

等到海棠将我们的新衣服做好时，我的绣工也逐渐有所长进。学理科就这点好处，多如牛毛的试验让你的手变得巧起来，我记得一个老师说过会做试验就一定会做饭，这点也不差。我的厨艺在海棠的监督下也从把饭烧焦到把饭烧熟的境界。日子就在我的不断学习中慢慢溜走，一个多月下来，我变得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了。我渐渐忘记了我是陈霜月，那个大年三十晚上无家可归的人，那个活得恣意潇洒心底却总是在流血的人，那个和狐朋狗友喝得烂醉隔天还会照常考试的人。

这一日，父亲送花回来，有些愁眉不展。我问道：“爹，您怎么了，有心事？”父亲长叹了一口气，花白的鬓角，深深的皱纹都在诉说着他曾经经历过的磨难。父亲笑得很牵强：“没哪！你别担心。”我有些生气了，这不是把我当外人吗？“您要是不说我就告诉海棠，让她来问你。”

“前些日子，八爷府上要几盆紫菊，可是今年秋来得迟，现在所有的菊花还没有开呢。府上的管家催得紧，我又收了定钱。你别说给海棠知道啊。”父亲说完就继续沉默着，一如所有收成不好的佃农面临着收租。原来做新衣服的花布是用那定金买的，突然想起了《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买了红头绳的场景，不由得感叹这个万恶的旧社会。好在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既然在现代我端的就是相关专业的饭碗，这两把刷子还是有的。我笑着对父亲说：“爹，这你不用愁，我有办法。”

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体现。菊花是一种短日照植物，只有黑夜长度不少于九小时才会开花。这年农历上的秋日虽然已然到了，而按照公历，太阳还未移照赤道，日照时间自然比以往农历上的相同时日要更长一些。此时的菊花已经有了花苞，要让菊花开放，唯一的办法就是缩短日照。当我把关了几几天小黑屋的紫菊抱出来时，父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几株紫玉莲开得娇艳无比，又不改风骨铮铮。父亲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想了想，还是不要和他解释什么叫做光周期、短日照植物，我笑了笑：“我求了菩萨的！”

送到八爷府的花显然甚得人意，父亲特意买了一对玉镯，分给了我们两姐妹。虽然玉镯的成色不好，放在现在也是不值什么钱的，但我还是高高兴兴收下了。尤其是海棠，恐怕是她第一件首饰。我以前也收过一对玉镯，老坑冰种翡翠，价值不菲，我转

手就扔进了抽屉里,让它不见天日。

晚上海棠依旧兴奋得有些睡不着觉,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摸着镯子说:“姐,真的好漂亮!我好喜欢!”本来我都被她说烦了,此时心里微微一酸:“海棠你要是喜欢,姐姐这个你也拿着。”海棠点点头,又猛地摇摇头。我笑了笑:“你要是喜欢这些首饰,下次姐给你买对耳坠。”海棠虽然有耳洞,此时却塞着茶梗。母亲本来留给我们一人一对银耳坠,在病逝那年给当掉换了药钱。海棠听了更是兴奋,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下子把我可害惨了。我向来睡觉很轻,这下子更难入睡了。

黑暗中,落在窗纸上的月色雾蒙蒙的,迷茫地散开在屋内。静谧的夜伴着影憧憧,淡淡地融入心中。陈霜月曾经有过多少首饰?我慢慢地回忆着,从十岁起收到现在不下十几件了吧,从金耳坠到小钻戒,翡翠镯子铂金项链,还有著名的T牌银饰。我从来都不戴那些劳什子,嫌麻烦,做起试验来碍手碍脚。每年都有人送,越送越贵重,每年都被扔到首饰盒里做摆设,等待下一次更贵重的同伴。只是愧疚的象征,而非真挚的祝福,远比不上这成色不好的镯子在我心中的地位。

秋意渐浓,此时的菊已经不需要再扔进小黑屋内禁闭反省依旧能够开到奢靡,灿烂的秋菊溢满了我家的小院。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萧瑟秋风之中花朵轻曳,多少文人对此总是不吝笔墨。

上次送去的紫玉莲不仅得了个好价钱,也给我们家带了好名声,来买花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父亲更是忙碌了。而我,依旧在家务上没有什么长进,可侍弄花草的水平已经慢慢超过了父亲。利用简陋的条件,我将家里的一间旧屋改成温室,再加上科学合理的剪枝培土,别家花匠种出来的花自是不能和我家相比。家里经济状况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捉襟见肘,我开始计划着攒钱给海棠买耳坠。

日渐增多的订单让父亲和我变得忙碌起来,我们家开始负荷不了过多的生产任务,按照现代的术语就是开始需大于供。我于是想起了隔壁张小虎家,教会他们种植技术之后把一部分订单交给他们做,共同富裕嘛。张家很是感激我们,张小虎躲在我们家门口看海棠的次数也越发多了起来。

临近重阳之际，京城大抵是有些风雅的人家都需要菊花，我们家更是天天绕着菊花忙上忙下。由于缺乏现代化的自动控温设置，隔上两个时辰就需要有人去温室里照料，父亲在夜里起来看花时受了凉，加上这段时间的劳累，染了风寒便发起烧来，在现代感冒不是什么大病，在清朝倒是会要人命的。起初父亲还是忍着，直到那咳嗽声让人疼得慌，在我和海棠的重压之下才请了大夫，煎药熬汤，我们做女儿的越发忙得脚不沾地。

海棠在屋外煎药，我在里屋照顾父亲。父亲躺在炕上剧烈地咳嗽着，我给他拍了半天才喘过气来道：“这年岁大了，人就越发不中用了，花了不少冤枉钱，也不见大好。我看啊，就别请大夫了。”我给父亲喂了几口水：“爹，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请大夫怎么是花冤枉钱呢？您这几日就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不是吗？等您好了，什么钱都能赚得来，还怕花这些医金和药费？”父亲摇摇头：“能省自是要省下来的，爹想给你姐妹俩攒点嫁妆钱。前些年不想把你们嫁出去也是因为手头紧，嫁妆不多婆家是要笑话的。”

我放下手中的碗：“爹，我不想嫁，让海棠嫁吧，我伺候您终老。”父亲一笑：“傻丫头，以往就常说说不嫁不嫁的，现在还是这么拗，女孩家哪里有不嫁人的？”没想到谢桃原也是个不婚族，我道：“要是我和妹妹都嫁人了，您怎么办？”

“你和海棠的孝心我都知道，可我不能误了你们。爹年岁大了，过不得几年便要去见你娘。你就别担心我了。”父亲这番话让我很不高兴：“这话我可不爱听，爹您要是再说这些，我可就不理您了。”

父亲笑道：“好，好，不说这些，你和海棠都一样，说到嫁人都不肯，要是心里有人恐怕比谁都愿意。”我也是一笑：“妹妹长得标致，定是要寻户好人家的。”父亲却长叹一口气：“就是这个犯难，好点的家人怕高攀不上，差点的人家又怕委屈了海棠。”我带着几分骄傲：“怎么会高攀不上，能娶到我妹妹是他们家的福气。”

“这些时日我看海棠也有些心事，我这病拖得让你们俩都不安生。”父亲无奈道，“那些收了定钱的花我都还没有送呢，怕要是来不及了。”预订好的花是要按时送的，尤其是主

顾是王公贵族的时候，更是容不得半点推迟。既然父亲病倒在床，我又是家中的长女，自然一力承担：“我去送吧，爹你安心养病。”

张虎子主动上门帮忙，推小车的任务我就毫不客气地交给了他，张虎子的母亲张婶也过来帮海棠照料我父亲。在张婶的千叮咛万嘱咐之中，我开始了古代北京城之旅。从丰台走到市中心要走多久，我不知道，除了军训拉练走过如此长的路外，我还是第一次体验什么是交通基本靠走。我和张虎子从天未亮开始出发，一直走到了快晌午还未进城，再加上我从没来过古代北京，张虎子又是个路痴，看来我们在天黑之前是回不去了。

三百年前的北京，前门天桥无疑是最热闹的一带，张虎子吭哧吭哧地推着载满鲜花的小车，跟着我在城内瞎转悠。我凭着对三百年后北京城的记忆再是一张勤快的嘴，一一找到主顾，揣在怀里的碎银也渐渐多了起来。

小车内还剩下三盆黄菊三盆紫菊，是八贝勒府上的要的。此时的胤禩应该还尚未封王，对于这段历史我不是很熟悉，正儿八经的史书我只读过《史记》，其余的历史知识就是从教科书、小说和电视剧得来。走到脚都酸麻了的时候，眼前的景物倒是有几分熟悉，这不是去雍和宫的路吗？我想去的可不是雍和宫啊，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雍正皇帝和他的死对头胤禩居然是邻居。

从侧门进了这座贝勒府，我好奇地四处打量着，算得上气势恢弘，花园中的园林造景秀雅别致不落俗套，红破白露之间枝影扶疏，与21世纪那种模式化的园林造景有着天壤之别，主人品位确实不凡。带我入园的那个下人看见我四处张望，喝道：“这地方是你随便乱看的？当心你眼珠子。”嗨，好凶啊，狗仗人势而已。虎子自打进门来只是低着头，陪着笑脸说：“我们是乡下人，不懂事！您多担待！”这时来个好像是管事的，指挥着我和虎子把花放好，嗓音尖细，是个太监。

收了钱，正要走人，一个女子小跑了过来：“哎，等等！”看样子是个丫鬟，穿着却很讲究，难怪《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将使女当成主子，大户人家究竟是大户人家。

那女子长得秀气，可是开口说话却很不客气：“上次那几盆紫菊是你家种的吧，长得不好，是不是你的花有问题啊。”我心里很不舒服，还没等她说完，打断了她：“是你们不会种，干我何事？”

丫鬟秀眉一挑：“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怎么了？”我不甘示弱，旁边的虎子拉拉我：“小桃！”在我还是陈霜月的时候，从来都只有欺负别人的份儿，此时哪会落人下风，丝毫不理会虎子的眼色，继续说：“不懂养花就别养，好好的花养死也是造孽，是自己的错就别推在别人头上。”

“没有教养的乡下人！”丫鬟出口不逊。

“有些人的教养还不如我们乡下人呢。”吵架我还没怕过谁呢。

“你……”小丫鬟一时语塞，猛地抬起手甩我巴掌。很可惜，这招也被陈霜月那三任后妈屡次使用过了。早有防备的我抓住了小丫鬟的手，顺力一拉，摔了她的狗啃泥，可惜了她那身漂亮的衣裳。要知道，我大学体育选修的就是防身术，文攻武斗皆占上风，历任后妈们被我整得鸡飞狗跳。

我得意极了，一眼瞥见张虎子浑身筛糠似的，估计已经吓蒙了。唉，这个年代的老百姓啊，一点反抗意识都没有，只知一味忍气吞声。不过想想，他们除了逆来顺受还能怎么样，反抗权势也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那个小丫鬟慢慢爬起来，眼中流露出一丝惶恐，可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游廊。

“住手！”一个清亮的男声在后面响起，不是刚才那位狐假虎威的下人，也不是刚才那个太监。循声而去，一个高个儿的男子从花园的游廊慢慢走来。二十来岁的样子，青色长衫，腰间系一条黄色的腰带，面白如玉，漆黑的眼睛如同宝石一般，秀气的脸上带着几分威严。气质很好，令人一见忘俗，如果参加什么选秀活动一定红，就是不知道他能否同意让我做经纪人。就以来自18世纪的贵族美男作为噱头大肆炒作，想不发财都难，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暗自偷笑，估计他还没听完我的行销创意就吐血身亡了。

周围的人全部矮了一截，张虎子更是跪倒在地上，口里念叨叨都是吉祥。不用他们说我也知道这个男子是谁，除了这个大宅子的主人，谁会系着象征皇室的黄色腰带呢。我还不习惯这个时代的礼节更不喜欢给人下跪，习惯性地向着他点头淡淡一笑。

他看见我对着他笑，不由得一怔——也许从来没有见过不向他行礼的平民女子吧——目光威严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没见过美女吗，在现代这样盯着一位女士可是很不礼貌的哦。

八阿哥胤禩终于开口了：“你们都下去，这位姑娘留下。”顿时花园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好高的效率，尤其是虎子，可以用落荒而逃来形容。我心里还盘算着当他的经纪人，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脸上还是掩不住笑意：“贝勒爷有何见教？”

“你知道我的身份？”他不动声色，语调威严中透着几分平和。我望着他那张俊俏的脸庞，细皮嫩肉的，可惜不能像欺负老哥一样去捏他的脸，不然手感一定很好：“知道。”

“那为何不见礼？”

“难道八爷您的尊严和地位就只是建立在别人的下跪和磕头上吗？”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估计他也没法理解。

胤禩笑了，美男笑起来果然极具杀伤力：“倒是有几分理，上次那几盆紫菊就是你种的？”他态度很是温和，面对着一张可以引起无数女生尖叫的笑脸，我自然答得很爽快：“是啊，是我种出来的。”

“现在那几盆花有些枯了，你跟我来看看。”胤禩带我来到摆放那几盆紫菊的地方。我看了看，叶子有些蔫带着几分焦黄，泥土湿润不像是缺水造成的。找来一个小铲，仔细翻开土，烧根了。唉，打理这盆花的人也太勤快了，施肥浓度太高不说，看样

子水也浇得太多。胤禩看着我忙忙碌碌，我起身一转头，对上他那双漂亮的眼睛，这要是长在一个女孩的脸上，够她吃一辈子了。

“就是施肥太多，浇水太多了。种花固然不能太懒，也不能太勤快了。难道八爷没听过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我拍去身上的浮土。

“这花是福晋在养着的，她很喜欢。”

难怪呢，我第二任后妈就是个能把仙人掌都养到死的人。秋风习习而过，刚才忙到有些热的身子顿时凉快下来，我舒服地环顾四周，刚才还没好好欣赏这座花园呢。小荷塘上的残荷瑟瑟发抖，山石之间的一小亭翼然。很好的角度，下午阳光也正充足，若是我那宝贝尼康E4500在，绝对是一幅最佳照片。

“在看什么？”

“池鸟澹容与，桥柳高扶疏。烟蔓袅青薜，水花披白蕖。何人造兹亭，华敞绰有余。四檐轩鸟翅，复屋罗蜘蛛。直廊抵曲房，窈窕深且虚。修竹夹左右，清风来徐徐。”我突然想起这几句诗便顺口念了出来，“这园子典雅精巧却不乏大气，设计这园子的人胸中气象万千，尽在这一草一木中。”

胤禩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读过书？”我的脸上立刻出现三根黑线，漏底了！我只好搪塞：“我们这等贫家女哪里来的闲钱读书啊，只是听人说过便记住了。”

“过耳不忘，也是本事！”胤禩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话。反正钱也收了还是赶快开溜好了，这回还是乖乖蹲了蹲身子：“八爷若是无事，民女告辞了！”怪别扭的，人在矮檐下不得不如此为之。

胤禩喊过那个管事太监：“多给她点银子。”

没有人不喜欢钱的，我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可能比别人更爱一些，我那群损友个个都被我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过。但他的语气高高在上，我不喜欢那种被人施舍的感觉，脑袋一热：“谢八爷，我不收不属于我的东西。”转身快步离开时心里那个滴血，自己就是这点不好，说话老是不经大脑。

临近傍晚，大部分商铺都收摊了，还是要抓紧时间过过瘾。我有很大的购物瘾，这些天可把我憋坏了。除了不能用信用卡透支之外，还多了不停唠叨的张虎子，一会儿是说刚才差点就没命，一会儿又是赶快找地方歇脚，我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想起在现代刷爆信用卡，旁边偶尔还有个苦力拎着战利品的逍遥日子，不由得叹了口气。

街边小摊上一副精致的银耳坠吸引了我的目光，坠子打造成一朵半开的海棠花的形状，虽然做工不是非常精细，但造型倒是挺别致的，刚好可以拿来送给海棠。一番讨价还价后，我终于以五钱银子买下这副耳坠。这五钱银子是我暗自攒下来的，再多一个铜子我也是出不起的。又开始严重后悔没有收胤禩的赏钱，估计数目不少，要是收了下来，还能多给海棠买一件首饰呢。想着海棠耳朵上挂着这副海棠耳坠的俏模



样，我脸上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海棠说不定有多么高兴呢。

兴致勃勃地继续我的扫街大业，直到街上的所有店铺打烊为止。天色快黑了，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张虎子不见了。那个路痴！我暗自骂道，这么大个人了还会跟丢。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干粮全部在他身上。肚子开始闹起了意见，身上所有的银子加起来大概有十两左右，但都是要给父亲请大夫买药的，能不动尽量不动。数了数手里的铜板，可以够我吃碗面条，也许明天早上还能买两个包子。

解决肚子问题后，夕阳的最后一缕金色映了下来，落在了远处一个哥特式的建筑上，教堂！也许那里的传教士能够收留我，这样就省去了住店的钱，抱着这个想法，绕了无数弯路，打听之后才知道这座教堂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北堂，西什库教堂的前身蚕池口教堂，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此时的康熙已经倾向禁教，很多传教士都已经离开中国。教堂内似乎只有一个传教士在。刚听到目前这个西方人自我介绍时我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将奎宁介绍给康熙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听说我的来意之后，他爽快地答应了。

夜深了，不知为何，我久久无法入睡，只好起身四处走走。漫步四周，万籁寂静，新月的清辉满洒大地。因为自己的名字中有个月，所以对月亮有着特别的感情，望了望月，此间的月和三百年后的月亮最大的不同就是上面没有阿姆斯特朗的脚印。思绪渐渐回到那个发达的工业时代，不知道自己那群狗友们怎样了，会不会因为缺了一个酒友而大发牢骚呢？老哥肯定要伤心的，还有嫂子水水，也是会难过的。水水说过她想在教堂里结婚，不能看到他们结婚，真遗憾。

缓步来到祭坛前，昏暗的月光中，我望着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表情那么的痛苦。既然他那么痛苦，为什么还要拯救世人呢？我的救赎之道，又在何方？想起大学时代曾经背过的一段《圣经》：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He maketh 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 He restoreth my soul; he leadeth me in the paths of righteousness for his name's sake”(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轻声背诵着，旁边突然啪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落在了地上。原来是张诚，看来我吓到他了：“对不起，神甫，我有些睡不着，所以起来走走。”张诚拾起地上的书，忙回答道：“没关系。”

“你懂英文？”张诚试探地用英语问道。

“当然。”我同样也用英文回答他，既然都没法瞒下去不如实话实说。但心里不知怎的，一直都有些惴惴不安。我毫无谈兴，明天一早还要赶路，还是早点回去睡吧，我给他道了声晚安，回去找周公聊天去了。

其实整夜都未睡好，时而惊醒时而昏沉。东方微微泛白之际，还未与神甫告别，我就离开了，整晚的心绪不宁让我格外的焦虑。这种感觉在陈霜月的人生中曾经出现过两次：三岁时母亲去世的前夜和十二岁时外公去世的前夜。此刻我很担心父亲和海棠。看到客房桌上的纸和羽毛笔，按照西方人的习俗我用英文给神甫留了封感谢信。古代英文和现代英文还是有些差别的，也不知道他是否看得懂。

一路上，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的情绪开始变得很急躁。要是此时有辆车，即便是自行车也是好的，总比两条腿快吧。越走越发急躁，拿出军训时拉练三十公里的劲头，顾不上周围人的眼光一路飞奔。

终于看见院门口了，我喘着粗气歇了会儿，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刚进大学时遇上一个女生跳楼，整个教学楼外也是弥漫着这种浓浓的血腥味。我慌神了，冲进院门，猛地被门槛绊倒在地，头重重碰上地面。顾不得疼痛，爬起来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呆住了，院子满地都是破碎的花盆和被人践踏得一塌糊涂的鲜花，张虎子家的大黄狗鲜血淋漓地躺在院子角落里。

我定了定神深呼吸了口气，从一数到五，镇定下来后走到屋前。房门半掩着，血腥味越发浓重，一缕长长的血流延伸到屋外。我推开门，只见张婶倒在桌前，鲜血流了一地。父亲和海棠呢？他们难道……脚上仿佛有千斤之重，手微微颤抖地挑开里屋的帘幕。

里屋更是惨不忍睹，炕上父亲和张婶一样，躺在血泊中。我那温柔美丽的妹妹海棠，衣衫破碎，半裸着身子，仰躺在地上。我脚一软，跌坐在地上，呆呆地一言不发——一定是人凌虐了海棠，然后杀了父亲和张婶灭口。父亲和海棠是我在这个时空中仅有的两个亲人，老天为何对我如此残忍？在三百年后，无情地让最疼爱我的两个人相继离世，而在现在又毫不犹豫地夺走我最亲的两个人。我终于明白谢逊为什么会骂贼老天，为什么会总是疯疯癫癫，我也快疯了。我流不出眼泪，有种伤痛会让你哭不出来，因为你的心在哭，你的眼已经无力掉出泪水。我蜷缩在地上，突然喉咙中泛起一股腥甜味，一口血吐了出来。

我意识到这样下去可不行，对自己说：“无论你此刻是陈霜月还是谢桃，你都必须振作起来！既然能够熬过了三百年后的两次打击，自己的神经一定没有那么脆弱的，这一次你也一样。”我大声喊出来：“加油！”理智慢慢回到自己体内。

张婶的致命伤是在颈部，划开了她的颈动脉。桌角和墙壁上都有飞溅的鲜血。接下来是我父亲，他是躺在炕上被杀的，半边身子泡在暗红的血之中，肚子上现出一个大洞。他们两个人都来不及反抗，一个卧床在病的病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谁能如此凶残？愤怒渐渐大于悲伤，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报仇。

我的视线慢慢转向海棠，妹妹，我抚摸着她的脸庞，合上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红颜命薄，如此美丽温婉的女子，为何偏偏要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我掏出那副海棠银耳坠给她戴上，冰冷的触感刺得指尖生疼。耳坠果然很配她，只是她香魂渺然无法见着自己装点的模样。看着海棠衣不蔽体的模样，找来海棠缝的那件新衣给她换上，她一直都舍不得穿，说是要留到过年……洁白的身上随处可见淤痕，在向我诉说悲惨的遭遇。颈部有一道深深的勒痕，海棠就是这么惨死的。

午后明艳的阳光落在我的身上，带来暖意却丝毫不起作用，我全身依然在微微颤抖。许久才发现四周寂静得有些可怕，对了，其他人呢？怎么可能没人发现呢？张婶和海棠至少都有机会呼救，村子里的其他人会听不见吗？虽然这个村因为早年的圈地只剩下六户人家，但至少邻居张家其他人都能听得到响动。我扶着墙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奔向邻居张家，也不知道虎子有没有回来。

张家血腥味也是浓烈异常，进屋后才发现张家的悲惨不亚于我家，除了虎子和张婶，剩余的三口人也是横躺在地上，全部死了。其他人呢？我转一圈回了家，缩在里屋的墙角里，看着海棠和父亲的尸体，心中的恐惧感慢慢散去——他们是我挚爱的亲人，会保佑我平安的。全村六户人家共三十七口人，居然只剩下我还有生死未卜的张虎子。

又累又怕，恐惧、悲伤和愤怒交织在一起，我靠着墙寻求支持的力量。人略微松懈下来，身体便犹如虚脱一般，意识也开始渐渐迷糊。我倚着墙沉沉睡去，直到一阵浓烟把我呛醒。火光冲天的黑夜里，燃烧发出的噼啪声中似乎透出虎子的喊骂声，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划破夜空的沉寂。虎子！我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唯恐自己发出声响。此刻显然不能出去，否则会被人发现灭口。马嘶人声渐渐远去，消失得彻底之后，我才站起来，想朝外冲。然而大火已蔓延开来，整座房屋被围于火海之中。屋顶上纷纷落下木屑，房梁冒着青烟，窗户更是烧得正旺，里屋的门帘也已经烧着，彻底阻断了我离开的路，阵阵烟尘更是呛得我喘不过气来。

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条，用桌上碗里剩下的水浸湿捂住口鼻。门窗都烧着了，根本就无法出去，无奈之下我把桌子搬到墙角，躲在桌下，用尽全身力气去撞墙。一下接着一下，半边身子都隐隐作痛，好在黄土夯成的墙并不是很结实，猛力撞击之下很